

· 河南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·

寻找 宗十四



青 年 作 家 文 丛

王文鹏 著

QINGNIAN
ZUOJIA
WENCONG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王文鹏，九〇后，现为文学杂志编辑。写小说，有作品在《长江文艺》《广西文学》《莽原》《延河》《山西文学》《大观》《牡丹》《鹿鸣》《椰城》《岁月》等刊物发表。有部分作品获奖。

· 河南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·

寻找宗十四

青 年 作 家 文 丛

王文鹏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宗十四/王文鹏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20.7

(青年作家文丛)

ISBN 978-7-5559-1014-5

I.①寻… II.①王… III.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0)第 097391 号

Xunzhao Zong Shisi

寻找宗十四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C 座 5 楼
邮政编码 450018
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8.625
字 数 163 000
版 次 2020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-65957864

目 录

第一辑 寻找

寻找宗十四 / 3

X/Z / 22

黑白照片 / 42

第二辑 堵街的少年们

飞跃冷却塔 / 63

蝉蜕 / 80

鸽子回巢 / 95

少年游 / 116

侠 / 138

第三辑 柳子虔历险记

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看海 / 163

通天塔 / 184

第四辑 答案在空中飘

焰火 / 241

动物园 / 251

马戏团 / 260

后记：因为我们被迫平凡 / 269

第一辑

寻找

寻找宗十四

—

我十几岁之前的事情已经忘干净了，其实这么说也不准确，我还记得一个女人的名字，宗十四。这一切当然是有原因的，医生的说法是因为过度惊吓而导致的短暂性失忆，可是我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了，记忆里依然没有十几岁之前的事情。而关于那次惊吓到我的事情，我倒是历历在目。

按我母亲的说法，那个时候，我应该是十三岁，上初一（记忆的缺失并没有影响到我之后上初二，可能是记忆的分工不同）。一个下午放学后，我爬上了护城堤，从我们村前面的豁口爬上去的。堤上种了很多小叶白杨，金黄色的叶子大多已经落了下来，只剩下一根根直挺挺的树干杵在地上。我走在厚厚的落叶上，脚下簌簌地响，叶子厚的

地方可以埋着脚脖子，脚一拔出来，鞋子上肯定有一层黑色的污泥。我往堤边上走了走，堤边上种了不少柳树，和高耸挺拔的小叶白杨比起来，柳树要矮了很多，而且因为枝杈较多的原因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鸡腿蘑菇。柳树上有一个鸟巢，主要由碎枝搭建，鸟巢直径大约三十厘米，看着不像是大型禽类的巢。我顺着柳树爬了上去。其实这个过程不算顺利，虽然柳树不算太高，我只要跳一下就可以抓住一个枝杈，可是柳树皮太过粗糙了，我也不想因为贪玩儿而弄脏衣服。我往后退了几步，跑过去，直接往上蹿，抓住枝杈，利用冲劲蹿上去，来来回回好几次才上去。不过这几下也是有收获的，我听见鸟巢里面传出的鸟叫声，是幼鸟，它们的声音很嫩，也很难听。从叫声我并不能判断它们是什么鸟，其实我不想抓幼鸟，我没有耐心把它们养大。站在树杈上，我晃了晃，确定这枝胳膊粗的树杈可以支撑住我，我先撅了一根细枝探了探，又传来几声鸟叫。我再往上爬了一点，这次可以看见鸟巢里的全景了，三只幼鸟和四个带着斑点的鸟蛋。幼鸟张着嘴吱吱叫，可是我并不是它们捕食回来的母亲，我伸手过去摸走了那四个鸟蛋。我又仔细看了看幼鸟，它们很难看，身上的灰毛很短，还盖不住暗红色的身子。我确定这种鸟我不认识。我把其他三个鸟蛋放进书包旁的小袋子里，再三确认它们不会被挤烂，剩下的一个我拿着手里，放在耳边晃了晃，没有动静。这说明几个鸟蛋还没有被孵化，也没

有坏掉，我很高兴，随即把这个鸟蛋磕开，倒进了嘴里，没来得及品味就咽进了肚子里，嘴里留下一股腥味，也可以说是鲜味。

这种事情我应该是第一次干，鸟蛋确实不好吃，而且我下不去了。我把脚往下探，可是伸下去很远了依旧没有碰到树枝。我尽力保持住平衡，但是到了身体的平衡点了，脚下依旧空空的。我把脚收回来，弯腰往下看了看，这时脚下的枝杈已经在摇晃了。我很害怕，我鼓起勇气，把脚往下伸，伸了一只腿的距离才算是触到一个树杈，它很牢固。我抓住一根粗壮的树枝，把另一只脚也放下去。书包被卡住了。我想把书包直接扔下去，又想到还有三个鸟蛋。我想把它放回去，可是远离那枝树杈，伸手已经够不到鸟巢了。我把书包摘下来，把鸟蛋取出来，把书包扔了下去。我拿着一个鸟蛋，对准鸟巢扔了过去，进了。再来第二个，偏了，掉了下去，掉在了落叶堆里，竟然没烂。我把剩下的一颗拿在手里，仔细看了看，像鹌鹑蛋，但又比鹌鹑蛋好看一点。不过，依旧丑。我把它扔回鸟巢，这一次，又进了。

我顺着枝杈下去，站稳，选了一块松软的地方跳了下去。跑到落叶堆里去找那一颗鸟蛋，捡起来放进书包旁的小袋子里。这时，太阳已经下去了很多。只在地面上露出一个头，最多还有十五分钟，天就会黑下来。我来到大堤上并不是为了玩，我记得我是要找宗十四的，我应该是和

她约好了在大堤上见面。

我又往里走了走，里面的树密了很多，树的种类也多了起来，我竟在其中看见了一棵枣树。这令我又悔又恼，我为什么在柳树上耽误那么长时间？大堤上的树平常并没有人管理，所以也不用担心枣树被人打了农药。借着依稀的天光，我看见了非常多半青半红的长枣。我的兴奋少了一分，长枣不红透嚼起来实在不怎么美味，为什么不是圆枣呢？我还是照着树干踹了两脚，枣子像下雨一样落下来，有的打在我的脑袋上，有些疼。我挑了一颗红色多一点的尝了尝，还可以，甜味虽然不足，好歹有点儿。我打开书包，挑着装了一点进去。我还得往里走，我记不清我与宗十四约定的地点了，但是应该在里面。

天完全黑了下来，天上挂着一瓣月亮，满天的星星像是夏天入夜之前成群结队的蚊子。那到底有多少？数不清。我尽量走在有亮光的地方，为了不让自己走进旁边不远的河里。我应该是走了很远了，因为河到了这里竟然转了个弯，把大堤拦腰截断了。河水穿过大堤，流向堤南岸的田地。这条河是人工灌溉河，但是只有进了村子的部分才被打上了水泥，这里的这一段依旧是泥泞的。不知是谁放倒了一棵杨树，架在河面上，成了独木桥（往南绕一绕，有桥）。我骑在上面，慢慢地向对面滑，杨树表面还算光滑，我的裤子并没有受到伤害。我得注意着树干的情况，我害怕它会掉下去，那样我会掉进水里，虽然水不深，可

是依旧会浑身湿透的，会感冒的。

我听到了一些动静，不是对面，是脚下。我已经快到对岸了，脚下的水里传出翻腾的声响并不大，借着月色星光，我看清了下面的情况，那是一洼小鱼，鱼只有十来厘米长，它们在一个小坑里翻腾。我确信，这时只需一个盆子，伸手舀，一定会舀一满盆的。可是我只能心里痒痒，因为我没有盆子，也没有任何可以沾水的容器。我抬头看了看，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我看见了一个人影，我大喊了一声：

“喂，你是宗十四吗？”

她没动，只是站在那里。我加快动作，从树干上慢慢站起来，跑完了剩下的一段。我再度爬上大堤，这时我看见了一个女人。她的双眼闭着，一根绳子从她的脖子下穿过，另一头吊在树上。她有多大？我在想，顶多二十岁。我上前碰一碰她，她没有反应。我爬上树，把绳子解开了。这个过程绝对比爬上树掏鸟蛋难太多，因为她比我想象中重了很多。她是掉下去的，我赶紧从树上跳下来，我看了看她，凑近了看。她生得很好看，只是现在脸上没有血色。我拍了拍她，她依旧没有动静。我决定带她出去。可是，我想到了宗十四，她还没有到，我又想了一下，她会原谅我的，救人要紧。

我不能拖着她过河，只能绕道了，绕到旁边那座桥，但是大概得绕四五十米。我试着把她背起来，可是她比我

还要高，我只能抓住她的双手，半拖着她走。她很重，而且变得越来越重，我累得满头大汗，她却一直不醒。我试着用水浇在她脸上，她也没有反应。我不知道拖着她走了有多远，我感觉到了冷，她好像也越来越冷，因为她凉了。

我终于知道了，她死了。于是我开始害怕，倒不是害怕她，是害怕黑夜。我大喊着宗十四的名字，可是依旧没有人答应。难道是宗十四骗了我吗？

等到我的母亲发现我时，天已经亮了。那具女尸也不见了，只有几个等待我的警察。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，我却觉得我的脑子出现了问题，昨天之前的所有事情，我竟然忘得一干二净。这就像有个人偷走了我的整个童年。我记得那个死去女人的样子，她的眉眼生得很好。如果她可以睁开她的双眼，我发誓我一定一辈子都忘不掉。

之后，求医问药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，只是记忆终究没能回来。医生们都说是惊吓，其实，我知道，那个女人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惊吓，因为我记住了她紧闭的双眼，我期待看见那双眼睛睁开。

现在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，就是宗十四。我的母亲说，她并不知道我有一个同学或是朋友叫宗十四，甚至连一个姓宗的都没有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又踏上了另一个旅程。我成了一名作家。寻找宗十四成了我最大的课题。接连写了好几年，我也没有找到她，最后，反而在梦里发现了她的踪迹。

二

那应该是夏天，因为我看见她穿着T恤衫，她说她要带我去那条灌溉小河。我们没有走大堤，走的是河岸。河岸不是很宽，两个人并排走刚刚好，但若不看好路，也会一脚踩空滑下去。河岸是由黄色的沙土堆积而成的，这种沙是河沙，特别细，细到看不清它具体的大小。因为特别干，踩得又特别实，所以走在上面很舒服。这里的舒服是因为光脚，是她让我这么干的，她说把鞋子脱了，拎在手里，光着脚感受河沙的细腻。她爱开玩笑，正走着，她朝着我走的那边使劲踩了一脚，我又挨着边儿，差点掉进河里。她哈哈大笑起来，还不忘拉着我。她的另一只手里拿着她的鞋，她笑起来就会把鞋子扔到前面，她说这样可以专心地笑。走过常有人走的部分，她就让我穿上鞋，她说前面有杂草，要是遇见刺尖草，可是要扎破脚的。我问她什么是刺尖草，她加快脚步，走到了我的前面。我看见她的长发披散在背后，她弯下了腰，蹲在地上。我走上前，她正从草窠里拣出一个带着刺的草籽。它大概有一粒米那么大。她把它放在我手上，让我仔细看。它竟然是一个三棱锥，从哪一面看都有一个尖锐的尖儿。她说，走过这一段路，再看看你脚底下，一定扎了好几个这样的刺。

她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在河对岸，说着，她指向了大堤

的豁口。那条穿过大堤的灌溉河只是这条河的一个旁支，主干还是向西流去。从河北岸过到南岸只有一条由三四十厘米的石板架起的简易桥。石板离水面很近，水多时，水会没过石板。而现在，正是这条河的丰水期。石板在昏黄的水下面。她走在我前面，示意我小心，她说，因为长时间泡在水里，石板上沉淀了一部分河沙，所以会有些滑。我感受到了，那种凉凉的湿滑。然后我掉进了水里。

我感觉我不是在做梦，因为这种溺水感实在过于真实。水混着泥沙进入我的口鼻，虽然这个过程很短暂，可是因为口鼻进入异物而导致的不适感却很难摆脱。我不断地咳嗽，又不断进水。她拉住我，把我拉了上来，她的衣服湿了。她看着我笑了很长时间，到了河对岸她还在笑。她指着旁边的小树说，你去把衣服脱了晾在上面。我照做了，把背心脱了下来（衣服竟然很小，上面还印着机器猫），挂在树枝上。她让我把裤子也脱了，我怎么也不脱，她只好作罢。她带着我绕过前面的小桥，来到对岸，在灌溉河旁边挖了一个小坑，挖了一条小沟把水引进来。她指着一棵已经歪倒的杨树，问我敢不敢把它拉倒，正好做一个临时通道。为了展现我的男子气概，我二话没说上去就要拉。说来也奇怪，树上竟然拴着绳子，正好是两条。我和她各拉着一条绳子，没有费什么劲，树就倒了下来，并没有溅起太多水花，可能它本来就要倒了，我们只是顺势而为。

她做事很仔细，她把树干上的小枝都掰了（而且异常

平整)，扔在一旁，然后催我过去把衣服穿上。我跑过去，差点儿滑进河里。不过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担心，因为我已经掉进去过一次了。摘下衣服，我看见她跑进了对面的树林里，她把衣服脱了，抖了抖又穿了回去。

小沟里已经灌满了水。她说我们可以到水草边去摸些螺蛳，等着这边的鱼。她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个袋子，是那种装化肥的蛇皮袋。她向我招手，我走过去，跟着她，双手伸进泥土里摸，阵阵凉意传来。太阳已经升到了正头顶，两边的树已经不能遮蔽它了，待在水里，暑意倒是全消了。她比较有经验，摸出了很多，我很久才能摸到一个。大概在水里待了半个小时，她叫我洗干净从水里出来。我的手脚都已经泡皱了，白得吓人，她却不明显，可能因为她本来皮肤就白。她带着我上了大堤，坐在树荫下，她找了片青草很多的地方躺了下去，并吓唬我，草里有蛇。这是我的软肋，我只好坐在那里，不时观察。她笑了很久，笑声一直在树林里回荡。

她睡着了，我在一旁帮她赶着蚊蝇，她睡前吩咐我看着小坑，里面进鱼了就叫醒她。我仔细看了她的眉眼，直到我睡醒了，我也没有看清，也可能看清了，醒来就忘了。

三

她还是只给我一个背影，不过这次她带了家伙。她问